

阿尔巴尼亚史纲

〔阿〕克·弗拉舍里著

樊 集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КРИСТО ФРАШЕРИ
ИСТОРИЯ АЛБАНИИ
(КРАТКИЙ ОБЗОР)

Тирана, 1964 г.

根据地拉那 1964 年俄文版译出,校订译文时

曾参阅地拉那 1964 年出版的英文版

THE HISTORY OF ALBANIA
(A BRIEF SURVEY)

阿尔巴尼亚史纲

[阿尔巴尼亚]克·弗拉舍里著

樊 集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四厂印刷

根据 1964 年 11 月第 1 版重排

197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1002 420 每册 1.25 元

内部读物

目 录

史前阿尔巴尼亚	1
伊里利亚人	11
希腊殖民地	19
伊里利亚人的国家组织（公元前 五——二世纪）	26
罗马统治下的伊里利亚	37
拜占廷统治的开始	43
八世纪到十一世纪的阿尔巴尼亚	49
阿尔贝里公国	57
阿尔巴尼亚的封建关系	64
十四世纪时的阿尔巴尼亚封建公国	73
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的占领	79
1443 年的总起义	94
斯坎德培的最初几次胜利	102
阿尔巴尼亚独立国家的建立。反对 封建主背叛的斗争	107

阿尔巴尼亚人对苏丹法提赫赢得的辉煌 胜利	116
阿尔巴尼亚抵抗的再接再厉	122
土耳其提马尔制度在阿尔巴尼亚的巩固	126
十七世纪的阿尔巴尼亚	135
阿尔巴尼亚巴夏区的形成	139
斯库台大巴夏区。布沙特利封建王朝	143
亚尼纳大巴夏区。阿里-巴夏·台佩莱纳	150
大巴夏区被镇压和提马尔制度在阿尔巴 尼亚的结束	158
民族运动的初期。反对坦吉马特的起义	164
1878年普里兹伦同盟	177
普里兹伦同盟反对瓜分阿尔巴尼亚的斗争	187
普里兹伦同盟反对土耳其政府，争取 阿尔巴尼亚的自治的斗争	193
为阿尔巴尼亚的学校和阿尔巴尼亚的文 化而斗争	200
阿尔巴尼亚人的再次武装发动	210
1910 年和 1911 年的大起义	223
1912 年的总起义和阿尔巴尼亚宣布民族 独立	233

阿尔巴尼亚独立的初年	245
列强损害阿尔巴尼亚的阴谋。维德公爵 的统治	254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阿尔巴尼亚	265
鲁什涅代表大会和发罗那战争	275
1920—1923 年阿尔巴尼亚的政治生活	288
1924年六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301
索古共和国时期	310
阿尔巴尼亚——索古君主国	324
法西斯意大利强占阿尔巴尼亚	345
反法西斯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始	357
阿尔巴尼亚的武装爱国斗争和人民革命 的发展	375
反希特勒占领者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继续。	
阿尔巴尼亚的解放和人民革命的胜利	404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433

史前阿尔巴尼亚

在阿尔巴尼亚的领土上迄今所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遗迹，是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末叶的。这些遗迹是 1939 年在阿尔巴尼亚南部距布特林特八公里的维瓦利湖沿岸的查尔拉村附近发现的。这是用燧石和硬水铝矿石制造的原始工具，是一些粗陋的切具和手斧；在这些工具近旁，人们还发现在制造这些工具后留下来的石屑。

在查尔拉还发现了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物品——典型的“带鼻的”手斧，还有用凿子加过工的切具。在圣玛利纳洞穴（也在布特林特附近）内发现的物品，特别可以证明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的存在。在大量骨化石（在这些化石当中，可以辨认出野山羊 [*capra ibex*] 的牙齿和胫骨）近旁的一个洞穴里，人们发现了加工成为手斧的燧石，还有硬水铝矿石的切具，这个切具的刃部的某些地方由于使用而出现了缺口。在地拉那附近代提

山下修造公路时偶然发现的骨制切具和燧石物品也是属于同一个史前时代的。

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物品也不多，并且是偶然发现的。这主要是在国内各地——格鲁耶米拉（斯库台）、杜什玛尼（杜卡吉因）、涅普拉维什塔（纪诺卡斯特）、非尼吉（德尔维那）、布特林特和其他各地——发现的石斧，它们大多数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某些则可能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我们的关于新石器时代阿尔巴尼亚的人类社会的全部知识，所根据的只是在发罗那地区维尔查村发现的少数物品。在这一村庄中发现的陶器碎片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彩陶，它们大部分是由红色、灰色、栗色和黑色的直线所构成的几何图形；另一部分是刻花素陶，它们主要是刻画着弓形的和螺旋形的线条。

近年来由于阿尔巴尼亚的考古学家在玛里奇镇（科尔察）的发掘地点发现了比较丰富的材料，我们今天就更加清楚地认识了史前时期的人类社会。

第一批这类的物品是 1948 年排干玛里奇沼泽时在玛里奇偶然发现的。1961 年阿尔巴尼亚的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开始了系统的发掘，这一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许多还未曾公布的材料都保存在地拉那市考古学—人种志学博物馆内。根据初步的资料，在玛里奇地方已经进行到四公尺深的发掘，表明在冲积土的下层有两个互不相同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层（公元前三千纪），而在上层则有青铜时代聚落的遗迹（公元前二千纪）。

在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下层里，我们发现了石制品（锤子、手斧、磨），燧石制品（小刀），角制品（锤子和刀），骨制品（针和矛头），陶制品（纺锤和渔网坠子）和铜制品（凿子、手斧和鱼钩）。陶制品占了大部分，它们基本上是不带把手的，有些陶制品的把手一直达到器皿的上端。也和在维尔查一样，这里的许多器皿上都有花纹，花纹大部分都是由直线构成的几何图形，另一种装饰则是凹凸的花纹。在这些层里，我们还发现了桩上住宅的遗址，在它旁边还有一些矮小的建筑物的残迹。还发现了一些人形的和动物形的塑造物，串珠和儿童玩具；此外还有谷物的种子和家

畜的残骸。

在玛里奇的考古站的下层所发现的物品，比维尔查的发掘物更加显著地表现出新石器时代的两种不同的文化。其中的一种文化在时代上要古老些，因为它是在最下面的土层中发现的。这种文化首先表现为彩陶、桩上住宅、带把手的器皿，大概还表现为人形的和动物形的塑造物。时代较近的另一种文化，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则以带有凹凸的花纹的陶器、矮小的建筑物和带有垂直把手的器皿为代表。

这两种文化代表从人种志学的观点来看是两个不同的部族，这一点在许多语言学家的著作里已经得到证明。

玛里奇和维尔查的彩陶在这一史前时期不仅分布于巴尔干半岛（特别是在帖撒利、马其顿和保加利亚），而且分布于整个地中海地区直到乌克兰那里（特里波利文化）；从这种彩陶来判断，可以假定在新石器时代初期或中期，在阿尔巴尼亚的领土上存在着地中海人种语言集团的一个部族。属于印欧语系的阿尔巴尼亚语所继承下来的、地中海集团的语言要素诸如 *mal*（山），*hardhi*

(葡萄蔓), shegë (石榴), shkabë (鹰), bisht (尾巴) 等词, 地名 Buna, Nish, Ishëm (在古代是: 巴尔班那、纳伊苏斯、阿西莫斯), 数词 njëzet (二十), dyzet (四十) (它们被认为是印欧的“二十进位”算法的残余), 接尾语 -assa, -ua, -anna, -at 等等可能都是起源于这一部族的语言的。

相反, 在玛里奇和维尔查发现的刻有凹凸的花纹的陶器却和在帖撒利、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发现的陶器在很多方面相似, 并且一般而言和多瑙河地区的陶器相似。这种陶器使我们作出了这样的假设: 存在着一个属于印欧人种语言集团的、不知道彩陶的部族, 而人们认为这个部族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从中欧或北欧进入巴尔干并且同当地的地中海部族混合在一起的。可能这里所说的正是被学者们称为原始印欧的或前希腊印欧的, 而被某些人称为原始伊里利亚的那个部族, 人们认为这个部族是在希腊人到来之前几个世纪便定居在巴尔干半岛上了。某些学者由于完全是实际的理由而把这一部族称为佩拉斯吉人。古代作家曾给我们留下了关于佩拉斯吉人的相当多的传说和相互矛盾的报道。在这些古代作家当中, 希罗

多德告诉我们，他在伊庇鲁斯（这一地名在古代也包括现代阿尔巴尼亚南部地区）看到了从帖撒利移来的佩拉斯吉人的遗迹。斯特拉波则依据埃佛洛斯、赫西奥德、埃斯库洛斯和优里庇德斯指出，佩拉斯吉人古时的居住地是阿尔卡地亚，从这里他们移居伊庇鲁斯以及帖撒利、克里特、列斯波斯和特洛亚德。许多语言学家认为阿尔巴尼亚语也继承了这种原始印欧语言的因素。

但是这样一个问题仍未能得到解决：从文物方面得到证明的玛里奇、维尔查和阿尔巴尼亚其他地方的文化是否一种是“地中海”部族的文化，而另一种是“原始印欧”部族（佩拉斯吉人）的文化。

撇开当时居住在玛里奇地区的部族的人种起源问题不谈，我们仍可以就迄今我们很少知道的这一史前时期居民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作出一些很值得注意的结论。在不大的土地上发现的大量文物证明，在公元前三千纪，至少在这一地区，居民是相当稠密的而且是定居的。这一时期居民从事狩猎，但是从家畜的骸骨来判断，可以得出结论：他们也是懂得畜牧的。原始的角刀、陶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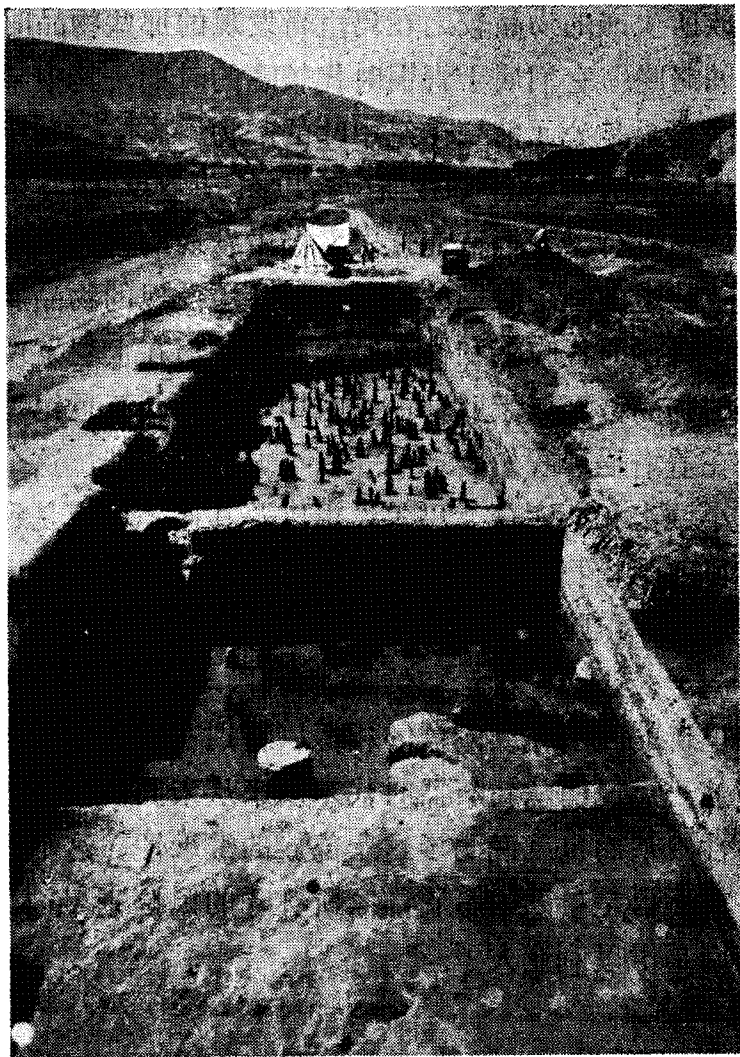
石磨和谷物的种子都证明，他们是从事农业的。他们还知道用钩钓鱼和用网捕鱼，这一点可以从在玛里奇发现的角制的（后来是铜制的）钓鱼钩和陶制的网坠子判断出来。骨针和陶制纺锤证明，他们懂得纺织的手艺。桩上住宅使我们可以假定，他们是懂得航海术的。表面光滑而且精美的器皿证明制陶业相当发达。迄今在阿尔巴尼亚所发现的、代表装饰艺术的最古老的遗迹的那些装饰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可能人形的和动物形的塑造物是多神崇拜的标志。总之，工具的性质、装饰和儿童玩具的单调都证明，在公元前三千纪，具有这一或这些文化的人类社会过的是集体生活，其中并不存在居民之间的分化。

过去我们关于青铜时代（公元前二千纪）的知识极其有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引起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注意的是两种类型的青铜手斧，他们把这两种手斧称为“达尔玛齐亚—阿尔巴尼亚型的”和“斯库台型的”，它们和在相邻各地区发现的手斧有显著的区别。人们认为它们是在阿尔巴尼亚领土上制造出来的。由于近年来阿尔巴尼亚的考古学家特别是在玛里奇、帕若库（爱尔

巴桑)、盖塔尼(斯库台)等地的发掘,现在我们关于这一时代的知识已相当充实了。

在玛里奇的新石器时代层上面发现的物品是属于青铜时代初期的,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陶器。在这里,带有别具一格的侧孔的彩陶越来越少,而在上面的一层,这种彩陶就完全不见了。相反,刻有凹凸的花纹、并带有垂直把手的陶器却越来越多,而且这种陶器并没有脱离前一个新石器时代层的形式和装饰要素。在这一层里我们看到的只是矮小建筑和炉灶的残迹。这些材料说明了原始印欧部族(佩拉斯吉人)的长期存在。

在帕若库平原上离爱尔巴桑西南二十五公里的地方,阿尔巴尼亚的考古学家在1960年开始对散布在无名的沼泽和德沃利河之间二十五座以上的坟墓进行了发掘。在进行这些发掘时,我们得到了有关坟墓建筑的珍贵资料,还发现了各种物品——青铜武器(刀、剑、枪头),妇女用的一个螺旋形的黄金饰物,一个燧石箭头,许多陶器,其中有一些是从爱琴海地区输入的,有一些是当地的产品(按照克里特—迈锡尼类型制造的),再有一些是按照新石器时代的传统制造的。同一部



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科尔察地区玛里奇的村落遗址。

1961—1963 年发掘地现场

族所生产的物品较之在玛里奇发现的那些物品时间略晚；它们属于青铜时代较晚的时期，其中某些甚至是公元前二千纪中叶的产物。

1961—1963年在斯库台以东五公里的盖塔尼村进行了发掘。在这次发掘中发现的物品是属于较近的一个时期的。在下面各层发现的物品属于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初期，但在上层发现的物品甚至属于罗马占领时期（公元前三世纪）。在盖塔尼，我们发现了一座小城市的残址，这个小城市和斯库台、玛尔设伊以及其他等城市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阿尔巴尼亚最早一批伊里利亚人设防居住地。从显然属于青铜时代初期即属于公元前一千纪初的陶器碎片，可以看到同玛里奇的凹凸花纹陶器的相似（特别在装饰方面），这一点说明从新石器时代末以来从未间断的继承性，从而也就说明了这个部族的继承性。这个部族不再是早期的希腊作家所称呼的佩拉斯吉人，而是伊里利亚人了。

伊里利亚人

根据在历史科学中一般通行的意见，在整个青铜时代和在铁器时代的初期，伊里利亚人都居住在欧洲中部。在奥地利发现的奥涅提茨文化、劳西茨文化和哈尔什塔特文化，按照考古学家的意见，是代表青铜时代末和铁器时代初的伊里利亚文化的。还有，根据学者们的意见，在公元前一千纪印欧各部族自北欧移居南欧的时期，继定居于巴尔干南部的希腊人和定居于希腊人以北的色雷斯人之后，大量的伊里利亚人在青铜时代末和铁器时代初也进行了迁移。由于这些迁移，新的伊里利亚部族占居了巴尔干半岛的整个西部（约略相当今天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领土），并且同跟他们非常相似的“原始印欧的”或“佩拉斯吉的”或“原始伊里利亚的”部族溶合起来。这种情况使我们能够说明新的伊里利亚人的物质文化何以一方面同玛里奇和帕若库文化相似，而另一方面又同劳西茨与哈尔什塔特的文化相似。某

些伊里利亚部落（美撒皮人、雅普吉人等等）则大概从今天阿尔巴尼亚的海岸出发，渡过亚得里亚海而定居于南意大利，他们在那里后来受到罗马人的无情的同化政策的迫害。

在希腊人（荷马、赫西奥德、斯库拉克斯、希罗多德、赫卡泰欧斯、修昔底德等人）的最古老的文献里，伊里利亚人被说成分成几个不同的部落。古代罗马的作家彭波尼乌斯·梅拉和老普林尼指出了北方伊里利亚人和南方伊里利亚人之间的某种区别；他们把南方伊里利亚人称为“真正的伊里利亚人”。从古代的文献以及根据在他们的居住地发现的铭刻，我们知道许多大大小小的伊里利亚部落的名称。例如南方有这样的名称：恩凯莱人、阿尔迪安人、陶兰特人、达尔丹人、帕尔西尼人、阿廷坦人、皮鲁斯特人、拉贝亚特人、卡昂人、提西洛特人、莫洛斯人，而在北方则有里布尔恩人、雅波德人、达尔玛特人、德西迪雅特人、奥塔里雅特人等等。伊里利亚人按照他们所属部落的名字来称呼自己。别的民族，首先是希腊人、罗马人等等把他们的国土称为伊里利亚，而把他们本身称为“伊里利亚人”。